

总是想得太多

理想主义 ◆戴蓉

本埠生活录

开学琐屑

◆石磊

注意到她的书，是几年前的事。开始是喜欢她文字的干净节制，后来发现她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也擅长摄影和翻译。几年前，她从一个公司白领，变成了独自环游世界的旅人。第一站是南太平洋，跨越赤道和季节，从此一心一意做自己。在静夜里看她沿途拍下的照片，海水、燕鸥、山路上的旅人，夕阳下客厅里的一把老式座椅，烈日下盛开的花朵上洒满紫色的圆点。我明白，一个人的旅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闲适浪漫，吸引我的是她的自由意志和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勇气。“看见戴尼尔说终于到达马丘比丘的手机短信时，想起聂鲁达长诗《马丘比丘之巅》中的句子：我看见石砌的古老建筑物镶嵌在青翠的安地斯高峰之间。激流自风雨侵蚀了几百年的城堡奔腾下泄……”彼时她正跟老板为了预算争吵，终于按捺不住一声叹息，把手机给老板看。“马丘比丘？印加？！”老板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就是太理想主义。”“理想主义”，这个词让我默默

微笑起来。突然想起我曾经用这个词来苛责我的朋友，当我听说他突然要成婚，而结婚对象却不是那个苦等多年的女子。“我一直以为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。”很快，他付了高额补偿费离婚，重新回到心爱的女友身边。我与他大中午喝得微醺，假意批评他为赌气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，心里却暗暗高兴。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却时常谈心事的女子，告诉我她打算安排好老父的归宿，只身前往北美学习。她说亲友对她的远游计划表示诧异，一个在上海衣食无忧年过不惑的人何必折腾？而我和她却相信，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名利，而是在世为人的经历。

独自周游列国的女子，说旅行中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是：护照、信用卡和保温杯。时间久了，目的地的数目已不再重要，喜欢的城市值得一去再去，保温杯里可以喝到熟悉的茶，也可以去瀑布下接水喝。“到后来，哪里的云看来都一样。”她是有资格这样说的吧。

之一，《纽约时报》九月周末版头版报导，德国一座20万人口的小城，学校的体育馆内，气氛相当怪异。于这个开学的季节，市长邀请附近的居民来开会，语重心长告诉市民们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到圣诞节前后，这座小城将陆续收容四千名穆斯林。市长讲完，全场静默，一位老妇人走上前，问市长，那么你下一步是不是要在附近造一间清真寺了？那么他们是不是会在每天清晨五点用虔诚的祷告把我们吵醒？一位学校老师不胜困惑地问市长，我们那么我们要怎么保护我们的学生呢？再来一位年轻市民，很干脆地表态，这个事情，应该停止。市长先生十分难做，他说他自己最小的女儿，班上亦新来了一位阿富汗女生，坐着轮椅。在这个周末之前，市长先生告诫他的幕僚，

我们面临的是自东西德国合并以来，最大的困境。而这个周末之后，市长先生改口说，我们面临的是二次大战以来，最大的困境。开学季节，备受鞭策的，岂止是学生。顺便说一句，这座德国小城，当地最骄傲的美食，是猪肉肠。

之二，包子开学，安排自己的选课，奔忙整整两个礼拜，总算尘埃落定。选课的过程，有点天人交战，短短十天之内，把一年将面对的挑战一一想清楚，更要精确判断科目是否适合自己，以及敏锐识别老师是否足够水平。这一切，并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，青少年于此种狗血奔忙中，锻炼起很多的见识与决心。

然后跟每位老师签一纸合约，老师自有老师的规矩，学生需有学生的觉悟，白纸黑字，清楚写明。所谓契约精神，青少年有胆有识，就从这种细节开步走。

学校惯例，安排一个晚上，邀请所有家长面见老师。每位老师十分钟，陈述自己一年的授课计划。一夕之中，见过七门课的七位老师

之后，我对包子的学术品位和挑人眼光，深感欣慰。宗教课的年轻女老师，牛津毕业，思维绵密，措辞优雅，十五年前随外交官夫婿到中国上任，这是他们第三次到中国工作。比较政府与政策课的老师，哥大毕业的老博士，每天上课热身，弄幅政治漫画来八一八，一年里要跟学生们讲尼日利亚俄罗斯墨西哥伊朗还有欧盟。最让我欣慰，是文学课老师，这位刚刚从肯尼亚结束多年授课来到上海的女老师，一开口就跟我们讲，文学是多么的好，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什么，他们是什么，然后十分温婉十分铿锵地告诉家长，我希望，在这一年的课程里，我能够帮助十八位学生爱上文学。谢天，她没有宣誓让孩子考高分拿证书，而是告诉我们，她会倾力帮助孩子，爱上伟大的文学。

顺便说一句，高中优质老师，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思维极端敏捷，出口极端迅疾，滔滔不绝排山倒海，如此，才能让那些大脑与身体一起暴长中的青少年，服帖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运输

◆顾土



运输的重要，大概无需说就会明白，运人输货，一刻都不能停止，一旦运输停止，社会也就不再运转了。

计划经济时代，跑运输还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，可以拿补贴，还可以住店，吃饭也能敞开来吃，连亲属都跟着沾光，起码搭个便车要比别人容易许多。如今，跑运输已成了苦差事，疲劳驾驶，好像是职业特征。

平日看公路上的运输，也会有很多令人不安的时刻。每当我遇到那些载猪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时，常常心生怜悯，它们行将就戮，难道就不能走得快些一些？为什么死前还非要被挤压得发出声声哀嚎？

载猪是货运，货运就要多拉快跑，塞得越满越多越好，大概有人会如此回答，其实，过去载客常常也是这副模样。记得1979年大学二年级放暑假期间，我与几位同学从北京赴五台山游玩，进台怀镇坐

的就是卡车。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卡车，4毛钱一张票，原本装20来人的车厢竟然塞了40多位，都是司机的亲友，一路走一路招呼上车，“没事，上吧，挤挤！”我们个个前胸贴着后背，最后车闸还失灵，男女老少惊呼着冲进台怀镇，司机和乘客都吓出一身冷汗。

当年我在农村生活时，交通工具就是拖拉机，拖拉机的车厢可以拉粪、装土、运牲口，也不妨载客。大家坐在车厢里，露个脑袋，一路颠三倒四。乘农机站的大拖拉机，是一种待遇，平时能有会坐的实际都是村里的手扶拖拉机。坐在手扶拖拉机车厢里的还都是些妇孺老人，像我这样的小伙子最常见的姿势就是立在拖拉机手旁边的脚踏板上，一手抓住车栏杆，一手拎着提兜，迎着风，嘟嘟嘟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从没想过脸也会被吹糙。

用卡车载客大概有几十年的历史，尽管拥挤，但毕竟面朝自然，空气畅通，可客车载客如果依旧保持卡车的习惯，就别有一番滋味了。近些年常常看到新闻，说是某客车规定载客7人，却从里面钻出30多位，谁也不明白人是怎么挤进去的，又是怎么站住的。

我住的这座城市早期的地铁没有空调，车厢里都是风扇，如果风扇一个劲地猛吹，也不是不能忍受。最怕的就是夏季，风扇坏了，地铁又停在半道，好不容易驶入站台，再一见乘客，个个似桑拿房蒸出来一般。

运输表现的是社会生活最真切的一面，想掩饰也掩饰不住，火车运输、长途汽车运输，我们最有体验，春运已经成为当代历史最难忘的一章；航空运输的风波，如今我们也有了刻骨铭心的经历。衣食住行，行的改善，有时比吃和穿更重要。



广东开平碉楼

杨秉辉 画

广东省开平县为我国著名侨乡。鸦片战争之后，开平一带乡民迫于生计，离乡背井，远涉重洋，赴欧美各国打工者甚多。及至年老归国时，其时国内治安状况甚差，为了自保，建起了一种碉堡式的楼宇，称之为“碉楼”。因楼主多从西洋各国归来，故碉楼多取希腊、罗马、拜占廷及巴洛克式之风格。据称盛时有数千幢之多，至今尚存1833座，大多仍保存完好。在中国乡野之处，有幢幢西洋古典式样高楼，亦是岭南一道奇异的风景线。

风月总无边

对岸

◆何菲

我发现一个规律：有传奇的城市多数有江河，鲜少有干乎乎的存在。如此就有了码头、船舶、驿站和移民，有了充分的流动性，行色匆匆和世故人情一水排开，充满年代戏的感觉。比如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重庆、天津……当然还有上海。

黄浦江、苏州河这两条沉淀了上海历史、往事、辉煌和垃圾的河流，搭建起了魔都的水域框架，也是上海人生态心态的分水岭。我有个北方友人曾说，他少年时代幻想从外白渡桥跨过苏州河走到外滩，再拐到南京路一直溜达到凯司令吃块栗子蛋糕，这条线路和行为基本完成了他对上海的美妙意淫。

相比通往大海的黄浦江，作为内河的苏州河没有浪奔浪流，没有激荡澎湃，却是烟火的，记录的，光怪陆离，承载些些秘密的。变化寂静的无声，回望却是翻天覆地。登琨艳的空间实验复活了苏州河畔绵延数公里的旧仓库群落，挽救了这一长廊中的大批工业老建筑，其实也挽留了上海的部分往昔。有很长一段岁月，我但凡去苏州河畔，就是参加在各种时髦仓库里举行的各类艺术沙龙。

至今在苏州河北岸，多数人还是习惯相对恣意粗砺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，这与钱多钱少没有多少关系。那些风情聊天的街巷里淮剧

铿锵，其貌不扬的烟纸店和浴室，依旧活跃着各自的拥趸。同品牌的连锁酒楼、百货公司过了苏州河就不再有了，更多云集着草根派商业企业的街面上有着最市井世俗的生活。

今春，单位搬迁去了苏州河对岸，地段不差，毗邻北外滩，我却从心理上排斥了三个多月。午休时我在附近修眉毛，同样的连锁店，北岸是南岸价格的一半，小妹手艺态度皆佳，却因手指上明显的胡椒粉味让我心里灰暗了半个下午。其实附近有弄堂还是干净乐惠的，红砖墙石库门住宅，弄口的几株绿叶盆栽在骄阳下快乐蓬勃。

一条地铁和一条轻轨可直达那里，都是坐八站。地铁走淮海路-南京路-四川北路一线，有六站在苏州河南岸，而轻轨过了中山公园后有七站在北岸临河行驶。我若轨交出行，基本选择前者。回程，到了上海图书馆站，就仿佛到了家。

有一阵子我在想我为何一直不太喜欢苏州河，后来琢磨出了相对贴切的答案，比较私人感性：不管它肮脏还是清澈，却始终缺乏高远。它见证了百年上海的发展和近现代工业文明，却也让人仿佛看到没有漫游只有奔波、没有天空只有脚下、没有童话唯有真相的人生。

繁华与寂寞

萧红的气息 ◆赵波

“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，我愿意关了灯，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，就在这沉默中，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：‘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？此刻。’于是我摸着桌布，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，而后把手举到面前，模模糊糊的，但却认定这是自己的手，而后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。是的，自己就在日本。自由和舒适，平静和安闲，经济一点也不压迫，这真是黄金时代，是在笼子过的。”这段萧红在日本写给萧军信中的句子随着电影《黄金时代》的播出，重新和她的人一起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里。

我想这世间总是充满本质上相同的一类人：才华横溢，人生观和感情观单纯，向往美好，为现实所束缚但又努力地想挣脱牢笼冲向自由。大众口中的“作”应该源于她对自由的向往。不管是什么年代，也不管生活在什么地方，过去，现在，这类拥有一颗流浪的心的人一直存在，也因此，世间才充满层出不穷的故事。

萧红天生是这样的人，她在有限的岁月里，散发出了金子般的光

芒，运气不好，命途多舛——她的经历是属于她的个人、她的生命的。她是当时一批左翼进步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在她的周围，包括她在内的，受鲁迅先生旗帜般思想引领的那些才华横溢的人，他们都是当时的进步青年，包括她的好友丁玲、白朗、梅志却各有各的不同命运。

我们现在身边也能看到当时青年身上的特质，时代尽管不同，不同性格却是依然决定着各自不同的命运。有的烟消玉陨，有的稳健上升，有的回归家庭甘于平凡人生。

萧红从年少时就不断地与封建思想和男权主义斗争，渴望独立，拒绝从属感。为了追求思想上的升华，她拒绝妥协，甚至放弃了和萧军的爱情。然而这个放弃我想并非是萧红“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折腾”，而是她与萧军在思想上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，对于萧红来说，继续只有痛苦。而对于任何一段感情来说，意识形态上出问题的也不可能只是单方的责任。在萧红坚强的外壳下的，其实是一颗敏感、单纯的心。因此，朋友们才会不断呵护和鼓励着，甚至照顾着她，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11) ◆严力

- ➔ 人的一辈子  
要用与他人互动的工艺来生产幸福  
所以时间一久肯定会有库存  
它们在突发事件时可以使用  
所以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很准  
我也不常与远房的梦想来往
- ➔ 此生我都睡在醒着的诗里  
不便于做梦
- ➔ 直至今日  
我们还在努力证实：  
出门带诗集比带红包  
更能交到朋友
- ➔ 雪在低温中享受存在  
温度上升之后  
依然享受于自己的水中

希望她能尽快抚平伤口，像聂绀弩所说，如大鹏金翅鸟般的飞翔！

萧军之于萧红，是患难之交。萧军在哈尔滨营救萧红的行为，无疑是豪气，仗义的。萧红对于萧军的刚硬、坚毅，是喜爱，甚至崇拜的。而萧军对于萧红的独立、坚强，以及单纯也是疼爱的……